

# 水井边的奶奶

■葛衣兰

在我五岁以前，我家院子里有一口水井。我五岁以后，还有那口水井。直到今天，那口水井还在。

五岁以前的水井，井水清冽，来打水的人邻居络绎不绝。

水井旁边有一个菜园，菜园里有红辣椒、青辣椒、绿茭苳、紫茄子，还有胖嘟嘟的西红柿，垂着长辫子的菜豆角。在墙头结成绿蔓的瓜叶里，藏着浑身细棱的嫩丝瓜。影壁上爬满了葫芦蔓，吊着一个一个可以解成两个水瓢的大葫芦，还有一个个玲珑可爱的亚葫芦，亚葫芦弯下去的地方，好像小姑娘的细腰。

可是，仅仅三天，院子里狼藉一片，以后再也没有长过那些水灵灵的蔬菜，而只有荒芜了的齐膝高的杂草。

奶奶走了。在给奶奶操办丧事的时候，食物是自给自足的。米从米罐里舀，面从面缸里盛，菜从菜园里拔，水从水井里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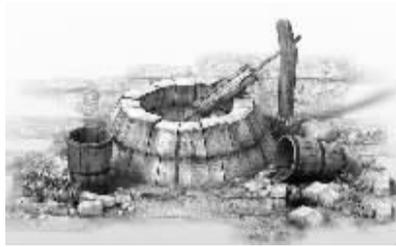
来来往往的人。有主事的，有帮忙的，有唱戏的，有来上供的，还有五岁的我。第一天，我看着红色的西红柿被摘了，拿到案板上，被切成一大块一大块的，丢进锅里。第二天，黄色的西红柿被摘了，被切了。第三天，绿色的西红柿也被摘了，被吃了。

我和奶奶分别的场景，是我看着一个个西红柿被摘下来，然后被一刀一刀地切掉，最后，奶奶被抬在一个白木棺材里，埋进了山里的祖坟。

菜园是奶奶的命。奶奶一生就指望这院子三分地。

东家婶婶来打水了，奶奶赶紧踮着小脚，在菜园里捱来捱去，一边捱摸，一边和那婶婶搭讪，“她婶子，你看有没有中意的菜，只管摘。”“捎上根黄瓜吧，中午吃凉面，擦个黄瓜丝。”“这小菠菜嫩生生的，我给你拔两把。”

西家嬷嬷来打水了，奶奶赶忙指着吊着的紫茄子说，“她大嬷，你要是还喜欢吃这口味，就摘个去，回去蒸茄泥。”“这太阳没花结籽的时候，我给你留着，来年你也种上一片。你看，这太阳没花，最好伺候了，每



天浇上一桶水，傍晚的时候，红花、白花、黄花、紫花，就都开了。”

菜园要想长命，每年都得长得绿生生、热热闹闹的才行。菜园的命，指望的是水井。

水井才真正是奶奶的命。

春旱的时候，奶奶把攒了好多天的鸡蛋，一个个用衣襟蹭得干干净净的，轻手轻脚地放进手工编织的几个小荆条篮子里，分几次提给胡同里的青壮年叔叔们，过几天，就会来三两个叔叔。身手灵便的那个叔叔，两条长腿一上一下地踩着井壁上凿出来的小坑，下到井里去，把井挖深些，挖出的黄泥浆，由站在辘轳边上的憨叔叔，一下一下地拧着辘轳把，把装着多半桶黄泥浆的水桶拧上来，之后，取下水桶，换一个空桶，再放进井里。那装着黄泥浆的水桶，由一个身材壮壮的叔叔，提着倒往门口的小河畔。

夏天的时节，奶奶起得比太阳还早，太阳的光还没照到我家的井台，奶奶已经拧上来一桶水，一瓢一瓢地泼到一块块青条石上，水珠四溅，清凉的井水顺着石头细腻的纹理，一丝一丝地流下来，流向旁边的杨树根、榆树根、枣树根、柿子树根，还有桃树根和杏树根。奶奶清洗的是青条石，浇灌的是井台边的树木。那些树的叶子，一有水分注入，立马变得机灵灵的，为那些过来搓麻绳、纳鞋底的姑娘媳妇们洒下凉丝丝的树

荫。秋天，枣儿熟了。那枣树长得高，树干长得细，用脚稍稍踢一踢树干，或者用手轻轻晃一晃树干，那熟透的枣儿就扑簌簌落下来。奶奶总要提醒那些调皮的孩子们，“臭蛋，小祖宗，别踢别踢，枣树伤了根，来年你就吃不上甜枣了。”“胖丫，乖闺女，别晃它了，奶奶拿竹竿给你打一地的大红枣。”

冬日里，奶奶坐在炕上，总是坐在靠近窗台的炕尾，透过糊在窗户上的薄棉纸，透过模模糊糊的人影，判断是谁来打水了。奶奶在屋子里叫着招呼打水的人，“云坡嫂，做饭了没？”“青枝姐，提水的时候，当心点，别洒了水，井台怕结冰。”但几波邻居打水过后，井台还是会很快结上一层冰，滑溜溜的。有一次脆杏来打水，在用力提水的时候，脚下一滑，摔了个仰八叉，头枕在井沿上。奶奶当时是从窗户里跳出来的，跪在了窗台根，等脆杏爬起来，奶奶还没站起身，还是脆杏过来，才把奶奶扶起来。冬天的奶奶最忙了，每当有人来打水，她都要不停地提醒，“别把水洒出来了，别把水洒出来了。”

打水的人走了，奶奶还在絮絮叨叨。

其实，不止是冬天，其他季节，打水的人邻居走出我家大门口老远了，已经拐弯，走进了胡同里，奶奶还在院子里欢声笑语地和人家说着话。那时候，我总觉得奶奶很可笑，人家都走了，怎么还跟人家说话呢？于是，我就在旁边晃着奶奶的胳膊，跳着喊：“奶奶，别说了，人都走了。”

奶奶，盼着人，留着人在院子里多停一会儿。

后来，我长大了，读了书，渐渐理解了奶奶。奶奶不识一个字，而读过书的爷爷，一直在外流浪，后来不知所终。

奶奶守着一口水井，一片菜园，几棵大树，在人来人往的院子里生活。

我读书不算不刻苦。因为，那书里，有奶奶的那口水井。水井是奶奶的命。我离开了那口井，到外面去，去读奶奶一生都没能读过的那些字。

## 我骄傲 我是一名军医

■东晓杰

嘴角上扬

始终挺立

我骄傲

我是医院的一名军医

也许我们毫不起眼

也许我们平凡至极

但我们也是大家庭的一员

同样承载医院的声誉

每一个表现

患者都会格外关注

每一句话语

都会激起社会的涟漪

导诊台虽小

却是我们与患者互通的阵地

分诊区偶尔也有摩擦

最终都会春风化雨

陪诊陪检是我们的工作常态

临危敢当是我们续写的生命序曲

虽然我不懂诗词格律

却熟知患者的忧愁欢喜

所以啊 所以

我骄傲

我是一名军医

## 故乡的那个夏夜

■王雪奇

村头的树梢上

挂着一个银色的月亮

一片月光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

把布谷鸟惊得——

高一腔、低一腔

在村头高喊

好像是那个过去的队长长

熟睡的人们只好

把甜蜜的梦香

和弯弯的镰刀一块收起

带到田野上

我揉着不想睁开的困眼

跟在大人们的身后

闻着扑鼻的麦香

闯入一片金色的海洋

夏夜的风啊

就是醉人、凉爽

朦胧起伏的麦浪

一浪高于一浪

我不知自己的脚

踏的是旷野

还是金色海洋

因为——

我的心和麦子一起在晃

身躯似乎也在晃

滚滚麦浪

伴着丰收的希望

把这个夏夜

变得不同寻常

故乡人，月亮下

把弯弯的镰刀舞起

麦秆发出吱吱脆响

一个脆响

就是一个甜蜜的生活信息

我心里也甜滋滋的

故乡的麦子

饱尝了餐风，饮足了雨露

格外显得头重脚轻

它们穿着黄色铠甲

一排排陆续醉倒

勤劳的农人手下

这遍地金黄

伴着父老乡亲弯弓的脊梁

布谷鸟、夜风、麦香、月光

还有惊慌似飞的野兔

多像一幅金色油画

它醉过曾经的我

也醉过曾经的故乡

而今想起

依然历久弥新

## 父亲

■李鹏志

父亲走了这么多年，总想写一篇怀念父亲的作文，但是每每执笔，刚刚开头就泪流满腮，不能自己。

父亲，我的父亲，是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他在教育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工作，默默地付出。

在我的印象里，母亲总是用带着骄傲的语气向别人埋怨我的父亲：“他？他就没有操过家里的心，家里再大的事也不能影响他在学校的工作。家里老的老、小的小，你问问他，问过多少事，操过多少心！咱不说地里的活，就是盖房这么大的事，你问问他操过啥心！一天也没有耽误过他学校里的事……”

每当他的学生谈起他时说得最多的就是：“我总是记得老校长半夜查寝时，给这个掖掖被子，给那个盖盖衣裳。那时冬天冷啊，他时常把同学们蹬掉的被子、滚落的衣裳轻轻地盖好。”

“那时学校附近放电影我们偷偷跑出去看，老校长就在校园里等我们，一趟趟往寝室里跑，在校园里转，直到我们回来。”

“我记得老校长那次因为茶炉的水没有烧开就让学生喝了，他把烧水的老田一

顿狠骂，那是我第一次见老校长骂人。”

“那次我生病，老校长给我煮的鸡蛋，亲自塞到我的手心啊。”

“想想老校长，就知道他们那一代的老师为了教育事业真可谓呕心沥血！他们那种工作精神无愧于辛勤园丁的称号。”

……

人常说严父慈母，而我的家庭却是母严父慈。父亲着重于思想教育，母亲偏重于棍棒出孝子的做法。而如今，严母健在，慈父已远去。

想想父亲的期待，想想我儿时顽劣；想想父亲的牵挂，想想我那时的懵懂……太多的遗憾压在我的心头，思念热泪不住地流。

子欲养而亲不待。父亲离开我们已有十七个年头，总想独自坐在父亲的坟头唠唠叨叨，倾诉对他的思念，但是时日匆匆，这个意愿总在延期。

如今我也渐渐步入中年，我的儿女也都走进了大学的校门。我对父亲的怀念却日渐浓厚，父亲一言一行总在脑海里浮现，父亲那和蔼可亲的笑容总在眼前定格，父亲那谆谆教导总在耳边响起。



父亲啊！

总怀念你那铿锵有力的声音，

总怀念你那语重心长的关爱，

总怀念你那严厉的批评，

总怀念你那慈祥的面容。

多少次在梦里与你相遇，与你分离，

多少次起床静坐着流泪想你，

想你教我背的三字经，

想你教我读的百家姓，

想你教我的夏收秋种……

这辈子做你的儿女，我没有做够，央求你下辈子，还做我的父亲。